

刑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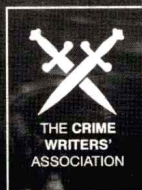
A PLACE OF EXECUTION

Val McDermid

【英】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陈静 译

禁锢的真相，沦丧的道德，
谁在建造那抹杀人性的刑场？



刑场

A PLACE OF EXECUTION

Val McDermid

【英】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陈静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1N092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刑场 / (英) 麦克德米德著; 陈静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1. 8
ISBN 978-7-5613-5682-1

I. ①刑… II. ①麦…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6254 号

A PLACE OF EXECUTION

by VAL MCDERMID

Copyright © 2002 by VAL MCDERMI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GORY & COMPANY AUTHORS' AGENT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25—2011—088

刑 场

(英) 薇儿·麦克德米德 著 陈 静 译

责任编辑 焦 凌

特约编辑 施 昊

封面设计 瀚 情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96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5682-1

定 价 28.00 元

序 幕

像爱丽森·卡特尔一样，我也于1950年出生在德比郡；也像她一样，在一天一天长大的过程中，渐渐熟悉了怀特峰一带的石灰岩山谷。这里的暴风雪常常把我们与外界相隔绝，对此我们一点儿也不陌生。我们都不会忘记，有一场暴风雪曾使得在巴克斯顿举办的板球赛被迫中止。

所以，当爱丽森·卡特尔在1963年12月走失之后，相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和我的同学都更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仅了解她长大的那个村庄，也很了解整个这一带的村庄。我们知道她每天都干些什么。在教室里，我们忍受着相似的煎熬，在卫生间里，我们曾为“披头士四人组合”中哪一个最让我们心动而争吵。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都怀着共同的希望、梦想和恐惧。正因为这样，一听到“走失”一词，我们都相信爱丽森·卡特尔一定是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儿。因为我们也相信，在十二月中旬的德比郡，有一种情形对于一个像她那样——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女孩子——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的。

并不只是十三岁的女孩子相信这一点。上百人自愿参与了搜寻，我父亲也是其中一员。他们搜遍了斯卡代尔附近的高沼地和森林茂密的峡谷。当他结束了一天的搜寻，毫无结果地回到家里时，他那严峻、恐怖的表情至今依然鲜活地铭刻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们一直关注报纸上有关寻找爱丽森·卡特尔的报道。在学校，一连好几周，每天总会有人做出新的猜测。这么多年之后，我依然有很多问题想问乔治·贝内特——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官，但有些问题他未必能回答。

我的叙述不仅仅是以乔治·贝内特当时的记录和现在的记忆为基础。为了写这本书，我多次走访了斯卡代尔以及附近地区，采访了很多当时对爱丽森·卡特尔事件提供线索和看法的人，收集他们对此事的印象，比较他们作为亲身经历者的描述和见解。此书之所以能够完成，主要得益于包括珍妮特·卡特尔、汤姆·

克拉夫、皮特·格伦迪、查尔斯·洛马斯、凯西·洛马斯以及唐·斯玛特等人的帮助。虽然我在借用艺术手法表达人物的心理、情感和对话时，并非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一对应，但这些都是以我对依然健在的相关人员的采访为依据的。他们愿意帮助我把这一事件中的群体和个人忠实地塑造出来。

当然，1963年12月那一天夜间发生的事情，有一些永远也不会为人所知了。但是，对于任何一位被爱丽森·卡特尔的生与死所牵动的人，无论时光怎样流逝，无论和她熟悉还是陌生，乔治·贝内特对这起暴行——20世纪60年代最令人发指的暴行之一——的描述都将是慑人心魄的。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人们对众所周知的“沼泽谋杀”议论纷纷，便渐渐淡忘了这一事件。但是，爱丽森·卡特尔的命运就像遭遇“沼泽谋杀”一样悲惨，因为她落在了一个凶手之手，而她是这个凶手唯一一个被害人。她的死给人的启示至今依然很重要。如果爱丽森·卡特尔事件向我们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最险恶的用心也可能会戴着友善的面具。

无论如何，爱丽森·卡特尔都不会起死回生了。但是，以她的不幸警示世人，可以防止更多的人受害。如果此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那么我和乔治·贝内特都会感到十分欣慰。

凯瑟琳·希斯科特

1998年于朗诺

引 子

一位女孩儿行将告别生命。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诀别。

就像所有十多岁的女孩子一样，她平时对生活总是多有抱怨。但是在即将失去的时候，生命却突然显得弥足珍贵。在这最后的时刻，她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自己一些上了年纪的亲戚绝不放过任何生的瞬间，即使已是病魔缠身、痛苦不堪。活着即便有太多的不如意，比起死却不知要好多少倍。

此刻，她甚至开始后悔自己的一些所作所为。她总是诅咒她的母亲；总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证实她不是她的父母所生，而是被天使掉了包的女孩儿；她后悔对那些认为她不合群而骂她的同学心怀敌意；后悔那种让自己赶快长大而让一切烦恼成为过去的强烈渴望。这一切现在都已经无关紧要了。唯一重要的就是她即将失去具有独特价值的生命。

她也必然感到恐惧。既有对即将到来时光的恐惧，又有对遥远未来的恐惧。她所受的教育使她相信有天堂的存在，也存在与天堂相抗衡的地狱，这种相互制约是必要的，正是这种势均力敌的抗衡才使人世间得以稳定。对于天堂是什么样子她有自己清楚的认识。她希望那就是她的归宿，现在已经赫然在目了。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她对任何事情都未曾有过这么强烈的渴盼。

然而，她非常害怕她将要去的是地狱。她不太清楚地狱里有什么。她只是知道，与她在生活中所憎恨的一切相比，地狱更加糟糕。从她对地狱的了解来看，那将会是一个最为可怕的地方。

不管怎么样，她也已别无选择了。这个女孩儿不得不告别她的生命了。

永远。

第一章

曼彻斯特新闻晚报

1963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二 第 3 版

寻找一男孩 悬赏 100 美金

警方今天继续寻找 12 岁的约翰·吉尔波瑞治——希望 100 美金的悬赏将会带来新的线索。

当地一位总经理对所有提供线索从而直接发现约翰的人员给予 100 美金的奖赏。约翰在 18 天前从他位于莱恩河畔阿什顿的斯莫尔肖小巷的家中失踪。

1

1963 年 12 月 11 日 星期三 晚上 7 点 53 分

“帮帮我。一定要帮帮我。”一个女人颤抖的声音，似乎马上就要哭出来。值班警官拿起电话听到一阵断断续续的哽咽声，好像打电话的人在挣扎着说话一样。

“这是我们的职责，女士。”警员罗·斯文德尔斯神情淡漠地说。他从年轻时起就一直在巴克斯顿工作，过去的十五年是他最美好的时光。在最近的五年中，他发觉自己又在重复前十年的生活，这种感觉挥之不去。他认为，阳光下不会再有什么新花样。这种看法将会随着这一新案件的展开而被彻底粉碎。但是，在这一刻，他依然满足于那一套惯用的程序，这一程序到现在为止总能使他得心应手。“怎么回事儿？”他问道，浑厚的男低音轻柔而冷漠。

“爱丽森，”女人大口地喘着气，“我的爱丽森没有回家。”

“爱丽森是你的丫头吧？”警员斯文德尔斯问道，他特意使声音听起来非常平静，试图以此宽慰这个女人。

“放学后刚一回家她就带着狗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即将发作的歇斯底里不由得使她提高了声音。

斯文德尔斯习惯性地看了看时间，差七分八点。那女人确实有理由担心。她的女儿离开家已经快四个小时了，在一年里的这个时候，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她会不会因为一时兴起，到哪个朋友家去了？”话音未落他就已经明白，在她打电话之前一定早已经把可能的地方都问过了。

“村子里各家的门我都敲遍了。她失踪了。我说的没错。我的爱丽森出事了。”她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只能在啜泣的间隙哽咽着说出几个字。

听见女人说到“村子”二字，他便问道：“夫人，你在什么地方打电话？告诉我确切的地址。”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阵闷声闷气的谈话声，接着是一个男人清晰的声音。毫无疑问是南方口音，语气果断，不容置疑。“我是菲利普·霍金，我们在斯卡代尔庄园主宅第。”

“我知道了，先生。”斯文德尔斯谨慎地说。虽然对方说的话并没有改变什么，但的确让斯文德尔斯变得稍加警惕。他知道，从任何方面来讲，斯卡代尔都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斯卡代尔与斯文德尔斯生活和工作的集镇不同，这里熙熙攘攘、热热闹闹，而斯卡代尔却是另一番景象，它是一个闭塞的小天地，自有一套行事的标准。这样一个电话来自斯卡代尔，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

电话里对方降低了声音，好像是在与斯文德尔斯单独谈话：“请你一定原谅我的妻子。她心里乱极了。女人嘛，容易激动，你也知道的。你看，警官，我确信爱丽森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我妻子坚持要给你打电话。我敢肯定，爱丽森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我最不愿意浪费你的时间。”

“请你说得详细一点，先生。”斯文德尔斯淡淡地说，同时把记录本往身边拉了一下。

探长乔治·贝内特想必已经回家很长时间了。现在已将近八点，早已超过了高级侦探的工作时间。按理说，他应该已经躺在扶手椅上，两条长腿伸展在烧得正旺的炉火边，吃完了饭，坐在电视前看电视剧《加冕街》^①。然后，当安妮收拾、清洗餐具时，他会溜达到高档酒吧，如约克公爵酒吧或者贝克徽章酒吧喝一阵儿、聊一会儿。没有其他方式比在酒吧里聊天能更快地了解一个地方了。作为一个刚到这里不足六个月的新来者，他比其他任何同事都需要以这种方式作为开

^① 英国一肥皂剧，1960年12月开播。（译者注）

端。他知道，起初当地人对他并不信任，私下议论纷纷，现在已经开始从心里接纳他了，觉得他的父亲、爷爷是不是当地人也无关紧要了，渐渐地忘了他的外来身份。

他瞥了一眼手表。今晚他去酒吧将会很走运。倒不是因为他料想到有一场灾祸。乔治不是酒鬼。如果不是因为职责要求他时刻把握该镇的脉搏，连续一周他都不会光顾酒吧。他宁可带上安妮去一个新的摇滚乐团跳舞，这个乐团常常在凉亭园表演；或者去剧院看一场电影；或者就待在家里。刚刚结婚三个月，乔治还不能肯定安妮就一定愿意与他白头偕老。工作至今，他所遇到的困难都是因为案件的单调乏味，而不是因为罪犯的凶狠残暴。他能从工作中最困难的时候挺过来真是一个奇迹。未来七个月里的案情将会使这一奇迹经受严峻的考验。

今天晚上，安妮会待在家里，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织毛衣，一边等他回来。一想起这一点，诱惑远远多于苦涩。乔治从便条本上扯下半张纸，夹在文件中他所看到的地方，合好文件夹，顺手放进抽屉里，掐灭吸剩下的金叶牌香烟，把烟灰缸倒干净——这是每天的最后一道程序。然后伸手取下带有腰带的双排扣雨衣，不太自然地戴上他的宽边软毡帽。这顶帽子总使他显得有点怪，但是安妮喜欢，总说他一戴上就很像电影明星詹姆斯·斯图尔特^①。可他自己看不出来，他不相信仅靠一副大长脸和一头蓬松的金发就能让他看起来像电影明星。他缩拢身体穿上衣服——幸亏安妮让他买的是带有衬里的——他感觉非常合身。虽然肩部稍有点紧——板球运动练就了他一付宽大的肩膀——但是，他知道他一走进警署大院、迎着刺骨的寒风，就会为之庆幸。凛冽的寒风似乎总会从荒原一路呼啸而来，横扫巴克斯顿的大街小巷。

他最后一次环顾了一下办公室，确认清洁工不会看见任何不该看见的东西，然后把门关上。这时，他一眼瞥见刑事调查科空无一人，于是转过身去满足一下片刻的虚荣心。只见一条黑色的塑料小饰板上镌刻着白色的“探长 G. D. 贝内特”等字样。他想，不到三十岁就做了探长，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为了取得法学学位，他曾坚持不懈地埋头苦读，现在回想起来，那单调乏味的三年中的每一分钟都是值得的。这使他平稳地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他是德比郡警察部门中成功进入快速提拔行列的第一批毕业生。七年前，在他进行了忠诚宣誓之后，他成为该郡有史以来被提拔的最年轻的便衣探长。

周围没有一个人看到他这孤芳自赏的瞬间。他从台阶上一路跑了下来，借着冲力通过了旋转门，来到了整齐划一的集合厅。他刚一进去，三个人迅疾地转过

^① 美国电影明星，生于1908年，1997年去世。他在银幕上塑造了一系列智勇双全、无私无畏的英雄形象，受到普遍的敬重和热爱。（译者注）

头。一开始，乔治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这么安静。很快他就记起来了。全镇有一半的人都参加了向各派教民开放的一个特别的弥撒以纪念最近被暗杀的总统肯尼迪^①。该镇声称，这位被暗杀的领导人是本地的一位养子。实际情况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只是在他遇刺三个月之前去过那里，当时是去给他妹妹扫墓，墓地位于几英里以外的伊登索的查塔斯沃斯家族的庭园。一位曾经在达拉斯一家医院帮助大夫抢救总统的女护士是巴克斯顿人，这一事实在当地人看来更是强化了总统与该镇的关系。

“没什么事吧，队长？”他问道。

值班队长鲍勃·卢卡斯皱着眉头，把一个肩膀轻轻一耸。他瞟了一眼手上的字条。“五分钟以前没事儿，老兄。”他挺直身子，说，“很有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十有八九是还没等我赶到，就已经解决了。”

“什么有趣的事儿？”乔治问道，尽量使他的语气听起来很轻松。他最不愿意让鲍勃·卢卡斯觉得，在他这个刑事调查科的便衣警察眼里穿制服的警察都像小丑和街头卖艺者一样。

“小丫头失踪了，”卢卡斯把字条递给他，“警员斯文德尔斯刚才接到报警。他们直接打到这里，没有通过应急总机。”

乔治把斯卡代尔在脑海中勾画了出来。“我们有没有当地的人？”

“没有必要。那地方几乎就是一个村庄。最多十户人家。斯卡代尔是皮特·格伦迪的辖区，但是很显然，那位母亲认为皮特胜任不了。”

“那么，你认为呢？”乔治很谨慎。

“我想我最好还是开车去斯卡代尔，和霍金夫人谈一谈，顺便把皮特接上。”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拿帽子，端正地戴在头上。帽子又黑又亮，就像他的靴子一样。他双颊红润，嘴里好像衔了一个乒乓球。一双闪亮的黑眼睛和两条平直的眉毛使他看上去很像口技表演中画的假人。乔治已经看出来，鲍勃·卢卡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知道，如果他问卢卡斯一个问题，他会直接了当地回答。

“我和你一起去，你不会介意吧？”乔治问。

皮特·格伦迪轻轻地放下电话，大拇指抚动着下巴。一天没刮胡子，下巴如砂纸一般粗糙。1963年12月的那天晚上，他正好三十二岁。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一副精神饱满的面孔，狭长的下巴，短而尖的鼻子，一头军人式的短发使这些特点更为鲜明。即使在与孩子一起度假的照片上，含笑的眼睛也似乎不放松警惕。

^① 美国第35任总统，生于1917年，1961年当选总统，1963年11月遇刺身亡。（译者注）

十分钟之内的两次电话打破了他平常夜间的宁静生活——和妻子麦格一起看电视、给孩子洗澡、睡觉。第一个电话也引起了他一定的注意，因为是斯卡代尔的耳目，年老的马·洛马斯不顾自己的关节病痛，从舒适的屋舍出来，迎着严寒到村子公共绿地上的电话亭给他打来的电话，所以他不得不警觉起来。但是，当时他觉得可以等到八点，在电视节目结束以后再处理。毕竟，马·洛马斯打这个电话表面上是为这名失踪的女学生感到担心，但也说不定只是要吓唬一下女孩子的妈妈。对此，格伦迪也没有把握。他曾经听见有人议论，所以他也知道，在斯卡代尔，有些人认为鲁丝·卡特尔不应该这么快地与菲利普·霍金草草成婚，虽然在她前夫罗伊死后，霍金是第一个让她动心的男人。

不久，电话再次响起，妻子绷着脸把他从舒适的扶椅上拉起来，让他到冷飕飕的过道接电话。这个电话使他必须行动起来了。巴克斯顿的卢卡斯队长已经接到报警，正在赶往这里。巴克斯顿的人直接插手本来就够糟糕了，但似乎这还不够，卢卡斯还带了一位书呆子。这不仅是格伦迪，也是他的所有同事第一次不得不与一个上过大学的人合作。他偶尔去过位于巴克斯顿的分部，从人们的私下议论中了解到，没有人喜欢这种合作。他也很快加入到了别人的窃窃私议当中，认为生活才是警察最好的老师。这些大学毕业后当了警察的人，甚至都不能在星期六的晚上去巴克斯顿的集市执行任务。他们有生以来从没见过有人在酒吧里打架斗殴，更不用说去处理这些事情。就他所知，如果说贝内特探长还有一些能耐，那就是他打起板球来还算敏捷。但就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格伦迪欢迎他来到自己的辖区，因为他会搅乱自己精心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

他叹了口气，扣好衬衣领子，穿上紧身短上衣，戴好帽子，拿起外衣。他把头探进客厅，脸上一副谄笑。“我得去一趟斯卡代尔。”

“嘘……”妻子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眼看要到最关键的时候了。”

“爱丽森·卡特尔失踪了。”他补充说，好像专门要打搅一下妻子一样，他关上门，在妻子还没顾上说话的时候匆匆穿过过道。他很清楚，妻子一定会有所反应。在斯卡代尔，一个孩子失踪那可是一件天大的事，整个朗诺地区都会感到一阵瘆人的寒气。

乔治·贝内特跟着卢卡斯来到停车的院子。他很想开自己的车，一辆漂亮的福特海盗车，刚一提拔就买了，但为了尊重别人，他还是让卢卡斯开车，自己坐在了副驾驶座上，那是一辆带有标志性图案的路虎车。他们在主干道上经由集市广场向南驶去。乔治尽量抑制着由女孩儿失踪引起的心灵阵痛。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一场虚惊，正像卢卡斯所说的那样。在所报告的儿童失踪案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孩子在该睡觉的时候回来了，或者，最糟糕的也是在第二天早餐前就回来了。

但是，偶尔也会有不同的情况。有时，在很长时间内都找不到失踪的孩子，

以至于他或者她永远也不会回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有两种情形，一是孩子故意这么做，更为常见的则是，孩子已经死了，那么警察的问题就不再是找到失踪者需要多长时间，而是发现尸体需要多长时间。

还有些时候，失踪者干脆无影无踪，仿佛地球裂开一个豁口，将他们吞了进去。

在过去的六个月里，像这样的案例有两个，案发地点距离斯卡代尔都不足三十英里。乔治对来自德比郡分局以及其他警署的消息总是会做详细的记录，他尤其关注这两起失踪案，因为距离他的辖区很近。两个孩子很有可能或者死在这里，或者曾到这里来过。

第一个失踪的叫波琳·凯瑟琳·瑞德，是一个黑头发、淡褐色眼睛、十六岁的甜食店学徒，来自曼彻斯特的戈登。她体态窈窕，身高大约五英尺，失踪时身着粉红与金色相间的连衣裙和淡蓝色外衣。她与父母和一个弟弟住在一栋联立房里，就在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晚上八点之前，她离开家去参加一个摇摆舞会，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中她都很顺心，也没有男朋友，不存在失恋的问题。即使想一个人离家出走，也没有钱。警察将这一带搜了个遍，还把当地三座水库的水全部放干，但依然没有发现波琳的任何踪迹。曼彻斯特警察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关她行踪的报告，但没有一个能使他们找到这个女孩儿。

第二个失踪的孩子看起来与波琳·瑞德毫无相似之处，但案情都同样无法解释，几乎是不可思议。约翰·吉尔波瑞治，十二岁，身高四英尺十英寸，细瘦身材，深棕色头发，蓝眼睛，面色红润。失踪时身穿灰色方格运动衣，灰色长绒裤，白衬衫，黑色尖头鞋。乔治从兰开夏的一名警察——他的一个球友——那里了解到，约翰虽然不算聪明，但对人很有礼貌，讨人喜欢。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也就是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的第二天，他与几个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电影结束后，他说他要去莱恩河畔阿什顿的集市，随后就一个人走了。他经常去那里帮摊主沏茶，挣上三便士。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靠在一个垃圾箱上，当时大约五点半。

就在前一天，一位当地商人拿出了一百美金，给这次无望的搜寻行动最后再加一把油，但依然毫无结果。上周星期六，在警察举办的一次舞会上，乔治的球友兼同事对他说，即使肯尔布莱特和波琳·瑞德遭到飞碟上小绿人的绑架，他们也不会消失得这样干干净净，不留痕迹。

这一次是在他自己的辖区一个女孩儿失踪了。他凝视着窗外，只见阿什波公路两旁在月光映照下的田野，牧草蔓生，上面覆盖了一层白霜。田野间一堵一堵的清水墙在银色月光的照耀下，几乎可以说是闪闪发光。一层薄云穿过月亮的表面，尽管他的衣服很暖和，但一想到如果有人在这样的夜晚，身处如此荒凉的地方，而且无处栖身，他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乔治希望有一个更大的案子能使他暂时忘掉这位女孩和她的家人，而此时，除了这位女孩和她的家人之外，他的大脑中不应该再装进任何其他事情。他对自己的想法稍稍感到羞愧，所以突然转向鲍勃·卢卡斯，“给我说说斯卡代尔。”他拿出香烟，递了一支给队长，队长摇了摇头。

“不抽了，谢谢长官。我要尽量少抽。你或许会认为斯卡代尔是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地方。”他说。从乔治猛然划着的火柴光中可以看出，卢卡斯神情严峻。

“为什么这么说？”

“那里就像中世纪一样。进出只有一条路，沿着公共绿地上的电话亭往前走就是路的尽头。有一栋比较大的房屋，也就是庄园宅第，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大约十几间村舍和农场住宅。没有酒吧，没有商店，没有邮局。那里的霍金先生——一个你可以称作乡绅的人——拥有斯卡代尔的每一栋房子，还有整个农场，再加上方圆一英里内的所有土地。每一个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是他的佃户和雇工，可以说他拥有他们以及他们的一切。”队长把车开得慢了一些，向右拐，离开了大路，驶向一个窄道，从这里需要经过一个采石场，“我算了一下，那里只有三种姓氏。你要么姓洛马斯，要么姓克罗瑟，要么就姓卡特尔。”

乔治注意到，卢卡斯的话有一点儿前后矛盾。三种姓氏里没有姓霍金的。但他打算暂时不问这一问题。

“那么，人们要成家立业就必须离开这个地方吗？”

“噢，是啊，是要离开。”卢卡斯说，“但是，他们永远都属于斯卡代尔，永远不会摆脱斯卡代尔。每一代人中，有那么一、二个确实会和外面的人成亲，这是避免和自己的表兄弟或者表姊妹结婚的唯一办法。不过多数情况还是和本地人结婚。还有一些外面的人，因为和斯卡代尔的人结婚，所以也就成为这里的一员，但是过不了几年，他们就会离开斯卡代尔，并且要求离婚。可笑的是，他们总把孩子留在这里。”他瞥了一眼乔治，好像是想要看看他对这种事儿的态度。

乔治吸了口烟，一时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他听说过这样的地方，但从来没有真正去过。他根本想象不出，作为世界一隅的斯卡代尔——不受外界影响、生活自给自足、面积不大、人口有限——会是什么样子。在那里，有关你的一切情况，包括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整个这一地区无人不知。“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地方距离城市这么近。有几英里？七英里？”

“八英里。”卢卡斯说，“这地方太古老了。你看路上的沥青。”他指着前方一个向左的急转弯，那里通向斯特恩代尔伯爵村。开采公司为工人建造的房屋沿着山边挤挤挨挨地紧靠在一起，仿佛橄榄球员并列起来准备争球一样。“以前，我们的车发动机不行，这里又没有像样的沥青路，冬天的时候你从斯卡代尔到巴克斯顿需要大半天的时间。就这还必须是道路没有被雪堆封堵住才行。当地人干什么

都得靠自己。在这一带，人们的生活习惯从来没有什么改变。”

“就拿这个丫头，爱丽森来说吧。尽管有校车，但每天上学、回家很有可能还是需要半个多小时。当地有关部门试图说服那些父母们，让像她这样的孩子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住在学校，这样，就不用每天赶路了。但是，在斯卡代尔这样的地方，父母们都断然拒绝。他们不认为这是当地政府在为他们提供方便，反而认为是官方企图从他们身边抢走自己的孩子。实在不可理喻。”

汽车在经过了好几个急转弯之后，沿着一个陡峭的山脊向上开去。卢卡斯在换低速档的时候，发动机显得有些动力不足。乔治打开车窗将烟头扔到路边。一股寒气混合着煤烟味儿直冲喉咙，他连忙关上窗户。“不过霍金夫人报警还是很及时的。”

“据警员斯文德尔斯说，她先是在斯卡代尔挨家挨户地找过。”卢卡斯面无表情地说，“不要误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欢迎警察，只是……不喜欢和人交往。仅此而已。他们都希望找到爱丽森，所以不会难为我们。”

汽车爬上了山脊，又沿着通往朗诺的长长的坡道向下驶去。用石灰石建造的房屋像睡着的绵羊一样蜷伏着，月光下，白色建筑显得灰蒙蒙的，一股一股的浓烟从眼前的烟囷里吐出来。在村中心的十字路口，乔治清楚地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站在那里，正跺着脚取暖。

“那就是皮特·格伦迪，”卢卡斯说，“他干嘛在外面等啊？”

“或许是急于想查出事情的真相。这地方毕竟归他管。”

卢卡斯嘟哝道：“很有可能是挨了老婆一顿臭骂，因为晚上不能待在家里。”

他猛地一踩刹车，汽车突然转向了路边。警员皮特·格伦迪弯着腰看了看是谁坐在驾驶座旁边，然后上了车，坐在后排。“晚上好，队长。”接着又向乔治点点头，说道：“长官好。我觉得这案子凶多吉少。”

2

1963年12月11日 星期三 晚上8点26分

警官卢卡斯正要发动汽车，乔治伸手示意他稍等一下。“这里距斯卡代尔只有两英里吧？”卢卡斯点点头，“在到那儿之前我想尽量多了解一些与案子有关的事儿。能不能请格伦迪花几分钟给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

“耽误一二分钟无所谓。”卢卡斯说，一边将车挂在空挡上。

贝内特转过身，这样至少可以看见这个当地警察脸部模糊的轮廓。“格伦迪警官，看来你觉得我们不会目睹爱丽森·霍金坐在炉边挨她妈妈的训斥这一幕喽？”

“她姓卡特尔，长官，爱丽森·卡特尔。他不是那位乡绅的女儿。”格伦迪显

得有点不耐烦，因为他觉得整个晚上恐怕都要不停地解释。

“谢谢，”乔治客气地说，“你这一提醒，我就至少不会说错话了。我想请你把这一家的情况大概介绍一下，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打交道了。”他把烟递给格伦迪，想着这样做就不会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

格伦迪看了一眼鲍勃·卢卡斯，后者点点头，于是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接着又伸手在外衣口袋里摸打火机。

“我已经把斯卡代尔的社会结构情况告诉了探长，”卢卡斯趁格伦迪点烟的时候说，“例如，那位乡绅对村子和土地的所有权等。”

“好的，”格伦迪透过一团烟雾说，“大约在一年前，对斯卡代尔拥有所有权的是霍金的叔叔老卡斯尔顿先生。从教区记录中可以看出，很久以前，在斯卡代尔庄园就有卡斯尔顿家族。结果，威廉·卡斯尔顿的独生子在战争中丧了命，当时他已经年老体弱了。儿子是轰炸机飞行员，上了战场。有一天晚上他在德国上空很不走运，所有人都和他失去了联系，他肯定是阵亡了。他出生的时候父母年龄都比较大，所以他们再没有其他孩子。因此，卡斯尔顿死后，斯卡代尔就归他妹妹的儿子所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菲利普·霍金。他是一个从小就没人愿意多看一眼的人。”

“有关他的情况我们了解多少？”

“他的母亲，也就是乡绅的妹妹，是本地人。她嫁给斯坦·霍金真是看错了人。他以前在皇家空军服役，但时间不长。他总是说他为一个高级军官做了替罪羊。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他后来因为私下倒卖器械而被开除。结果，乡绅自己下决心要帮他走正道。于是，他在一个老伙计那里给他谋了一份差事，在南方一个地方搞汽车销售。从那以后倒是再没有听说他因为行为不端出什么问题，但我认为本性难移。后来，他们一家再没有到这里走亲访友，我想这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

“那么，那个儿子，菲利普，怎么样？”乔治问道，他想尽快进入主题。

格伦迪耸耸肩，他块儿头很大，车都摇晃了起来。

“应该说，他是一个很英俊的家伙，很有魅力，很潇洒。女人都很喜欢他。他和我一直处得不错，可我对他总是不放心。”

“他娶了爱丽森·卡特尔的母亲？”

“我正准备要说这一点，”格伦迪渐渐严肃了起来，“霍金从南方回来继承财产的时候，鲁丝·卡特尔已经守寡将近六年了。我听说，他对鲁丝一见钟情。她长得很漂亮，确实漂亮。但并非每个男人都愿意接受其他男人的孩子。不过，据说他一点儿也不介意。虽然他对鲁丝总是很严厉，鲁丝却也不反感。他煽起了她的激情，事情也就这么搞定了。他到斯卡代尔三个月之后，他们就结婚了。他们是

令人羡慕的一对儿。”

“算是一场闪电般的恋爱喽？”乔治说，“我敢说，即使在斯卡代尔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场婚姻也会引起别人的猜忌。”

格伦迪耸耸肩，说：“这方面我倒是没有听说。”

乔治感到了一种人为的障碍。很明显，他必须首先赢得格伦迪的信任，只有这样，这位负责该村的警察才会把自己辛辛苦苦获取的有关当地的情况告诉他。这些情况就在他格伦迪的掌握之中。对此，乔治一点也不怀疑。“好吧，我们就直接去斯卡代尔吧，先摸摸情况。”他说。卢卡斯把汽车发动起来，向村里驶去。在一个写着“此路不通”的路牌前，他突然改变方向，把车向左边开去，离开了大路。“标识很清楚啊。”乔治评价说，一副就事论事的口吻。

“我想，任何要去斯卡代尔的人都会走那条路。”鲍勃·卢卡斯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开着车。道路狭窄，曲曲折折，起伏不平。车的两个锥形前灯照在路上显得模模糊糊。一边是高坡，一边是凸凹不平的清水墙。高坡上山石突兀，清水墙歪歪斜斜，与天空形成了难以名状的角度。

“格伦迪，上车的时候你说这桩案子可能凶多吉少，”乔治说，“为什么呢？”

“她，就是这个爱丽森，似乎是个很理智的丫头。我知道她。她在朗诺上小学。我的侄女和她同班。后来她们又在同一所中学上学。我在等你们的时候，顺便向玛格丽特大概了解了一下。她说爱丽森今天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她们一块儿乘车回家，平时也总是这样。爱丽森在车上说，这一周的哪一天晚上她要在巴克斯顿下车，去买一些圣诞礼物。玛格丽特还说，爱丽森不是个胆小鬼。不管出了什么事儿，她都会大胆面对。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如果她真出事儿了，他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格伦迪的话像一块儿巨石压在了乔治的心上。仿佛是一种不祥的预兆，路旁没有了高墙，取而代之的是石灰石巉岩。弯弯曲曲、狭窄险要的公路，似乎根本没有经过人工修筑。“上帝啊，”乔治心想，“这就像西部峡谷一样。我们应该戴上阔边高顶式样的毡帽，骑着骡子，而不应该坐在汽车里。”

“队长，下一个弯道就是。”格伦迪从后面说道，嘴里烟味儿很浓。

卢卡斯放慢车速，如爬行一般拐过一道弯儿，弯道上方便悬垂着一块儿锥形岩石。刚拐过弯儿，前方的道路就被一道严严实实的大门挡住了。乔治猛地吸了一口气。他想，幸亏自己没开车，不然的话，肯定会撞上去，因为实在想不到会有东西挡着路。格伦迪跑下去开门的时候，乔治注意到，道路两旁的山石上有好几种颜色各异的油漆刮痕。“他们根本不会伸开双臂欢迎外来的人啊！”

卢卡斯的笑容看上去显得阴森森的。“他们没有必要。过了这道门，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就属于私人车道了。十年前才铺上了沥青。在这之前，只有拖拉机或

者路虎牌越野车才会在这条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车子慢慢地开过大门，停在门的内侧等格伦迪把门重新关好后再上车。

汽车继续向前驶去。距离大门一百码之后，路旁的石灰石山崖渐渐向后隐去，视野变得开阔了。他们从黑黝黝的山路又一次置身于明亮的月光下。望着灿烂的星空，乔治觉得他们像车手一样，从行车隧道进入了宽敞的体育场。这里至少有一英里宽，陡峭的山崖几乎呈环形，仿佛是运动场上一层一层的座位。然而，这里不是运动场。在神秘的月光下，乔治看到一片片草地由公路两边由低到高向远处延伸，公路将山谷一分为二。羊群在墙边蜷起身子，挤在一起，喷出的气都化成了气雾。有几块儿地颜色较深，汽车经过时才发现那是一片一片的矮林区。乔治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这是一个隐秘的世界，深藏不露，与世隔绝。

现在，灯光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虽然在银色的月光下显得昏暗，但也足以让人看见山谷的另一端那些在灰色石灰石映衬下的零零落落的建筑物。

“那就是斯卡代尔。”格伦迪的这句话实在多此一举。

很快，成片的巨石被眼前别具特色的房屋所代替。房屋围绕着一圈浅草建筑而成。在绿地中间，斜着竖起了一块儿石头，旁边是泛着红色的电话亭，这是月光下的斯卡代尔唯一鲜亮的色彩。放眼望去，这里大约有几十栋房屋，各不相同，各家之间相距仅几码之遥。大部分房屋正亮着灯，灯光透过了窗帘。有好几次，乔治发现有人将窗帘拉开一点缝隙使劲儿张望，但他还是目不斜视。

紧靠绿地的背面是一个三角墙建筑，布局散乱，和周围环境不太相称。乔治估计这一定是斯卡代尔庄园主宅第。对于庄园主宅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虽然他没有明确的想法，但在他的想象中，它不应该像是一个落后于时代几百年的农场住房。生活在其中的人只讲实际需求，不讲生活品位。他还没来得及张口说话，有人打开了前门，一片黄色的灯光泻在了门前的庭院里，映照出一个女人的身影。

汽车停下来的时候，那个女人不由自主地向前跨出了几步。紧接着走出来一个男人，把手放在她的肩头。警察向他们走了过去，乔治特意让鲍勃·卢卡斯走在前面，这样就可以趁卢卡斯作介绍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对爱丽森·卡特尔的母亲和继父的第一印象。

鲁丝看上去至少比他妻子安妮大十岁，这样算来她也快四十了。身高大约是五英尺三。她身体健壮，一定是经常干体力活。浅褐色的头发梳成了马尾辫，这样更显出她一脸的憔悴。一双蓝眼睛看起来有些苍白，说明她近来总是流泪。皮肤可能经常受到风吹日晒，但紧闭的双唇上仍有淡淡的口红痕迹。她身穿套装毛衣和带有褶边的粗花呢短裙，毛衣是蓝和紫红的混合色，很显然是手工编织的。腿上穿着罗纹呢绒长筒袜，脚上是一双长及脚踝的暖暖和和的靴子，前面带有拉链。乔治觉得很难把眼前这个女人与皮特·格伦迪所描述的“漂亮的鲁丝”联系